

艾軒先生文集十卷

宋林光朝撰

明正德十六年鄭岳刻本  
四冊

本部书开始

书 号 5204

本片卷含

0 mm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艾軒文選序



昔者孟子歿夫子之道不傳二程  
子歿周子之傳亦幾乎蝕矣吾家  
艾軒崛起南服專志聖賢于時遺  
儒陸子正施廷先嘗學和靖龜山  
先生特從指授以上紹伊洛之傳

窮博而會之要絕意著述東井倡  
道走莆士而朋未之四方質夫顯  
道門墻者不少文祖六經輔秦漢  
詩派山谷后山半山而祖之於唐  
檀弓穀梁後村有成論焉年五十  
始奏名二十四轉而至中舍平茶

寇講中庸一再爲孝宗褒獎坐封  
還詞頭改工部侍郎以集英修撰  
知婺州提舉興國宮以卒先生長  
晦翁一十六歲晦翁商畧理道獨  
先生意合嘉其精細退若有得辯  
折時見於書允澤南軒於易間有

文章文選序  
所異爲晦翁獨與其繳駁新端也  
東萊曰平生保任此老不負謚文  
節也君子謂允去今三百五十年  
祠久圯墓之田易數姓穉弱二孫  
稀落可念龍坡之爲仰止書院馮  
守行健雷尹益升意也俊偕汝華  
謀曰先生嘗同晦翁講道以齒則  
兄以道則友晦翁固道學淵源先  
生亦道學名派起一方而名天下  
稱南夫子無異詞宜並祀雷喜白  
之馮暨貳暨大巡宣司監司督學  
議可並祀二先生侍以蒲高弟子

而復梓其文以傳噫先生亦再遇  
矣昔祠之立也以元仲行健元仲  
非歟梓文巖仲伯紀也孟升二君  
子非歟扶衰竟事郡大夫業共爲  
之先生名光朝字謙之正德辛巳  
族孫見素俊書于雲莊青野

艾軒先生文集舊序

莆陽艾軒林先生文爲世所宗而藁不多見學者  
好之如嗜慾然歿五十年始傳於世藏之深固以  
久一出大肆理必然也先生行古道言動爲時取  
式教授生徒非禮不行四方翕然響應來學者亾  
慮數百人道尊德盛年五十擢第春官不數年拜  
大司成淳熙間天子幸胄監命講中庸玉旨嘉嘆  
擢寘近侍出使入朝狗義忘私無田無宮以遺妻  
子獨富於書至死不釋卷故其文森嚴奧美精深  
簡古上參經訓下視騷詞他人數百言不能道者

先生直數語雍容有餘非學博識高義精理到能如是乎初先生從子成季哀其藁不輕以示人近族孫同叔搜羅畧備得詩文若干首爲十卷急於垂後不暇求序於名公猥以屬宓顧惟愚陋妄測宏深得罪君子又將何辭昔揚子歿四十年而法言始行韓集歷五季至我朝始大振宓於先生之文亦云年月日陳宓謹序

又

以言語文字行世非先生意也先生乾淳中大儒國人師之朱文公於當世之學間有異同惟於先生加敬于時朝野語先生不以姓氏皆曰艾軒晚爲中書舍人中批某人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先生封還曰輕臺諫羞科目矣天子知先生决不奉詔改授工部侍郎不拜而去其學問名節如此以言語文字行世非先生意也然先生學力既深下筆簡嚴高處逼檀弓穀梁平處猶與韓並驅在時片簡隻字人已貴重今其存者如岫巖之碑岐陽之鼓矣初先生爲布衣已負重名後貴顯于朝愛先生者多以晚節爲憂及西掖去國然後呂成公喜曰過江以來未有也烏虜修而至於先生而前

輦責備之嚴如此則凡修而未至於先生者其可  
以無日新之德乎其可不畏晚繆之譏乎向使先  
生希旨書行必根着不去為李嶠為張說先生一  
奮其決遂為李藩為袁高義利萌於一念芳臭分  
於千載故余讀先生之書重有感焉先生歿六十  
年微言散軼復齋陳公宓所序者纔十之二三外  
孫方之泰訪求東拾彙為二十卷勤於李漢趙德  
矣東陽范侯鎔欲鋟梓會迫上印不克就毗陵張  
侯友慨然成之余二天父實率鄉人以事先生者  
也序非通家子弟責乎敬不敢辭後村劉克莊序

鄱陽刊艾軒集

艾軒先生道最高名最盛而其後最微傳其學者  
再世網山樂軒二師又皆以窮死先生平既不着  
書遺文僅數卷身歿五十年未有全彙余同舍方  
君巖仲先生外諸孫也每相與扼腕此事壬辰成  
進士南還余別之彙征曰太史公遺書今責在楊  
惲矣巖仲歸而求之凡數年方克集刊于莆而四  
方學者未盡見也春來鄱過象山友人湯君伯紀  
相與語曰昔艾軒使東廣道饒之餘于宿相嶺有  
鄉耆儒李恕軒名與宗者嘗待先生談一夕至今



吾里能艾傳軒之言若以公之書錄之鄙邦人之願也余喜曰是吾心也既成將誌以歲月因思日者聞於吾師樂軒曰網山盛年挾冊從師四方率以不契去及來城南初宿齋房未即見先生與客語夜闌聞有息入而驚寢者先生曰睡是大家睡夢是獨自作借網山喜而不寐曰吾得師矣自此事先生餘三十年玉融陳叔盥少從先生於紅泉一日出揖客其容赭然先生曰心不負人面無慙色叔盥悟而自戶遂以行義名叔盥受詩於先生嘗與樂軒讀國風於古寺吟諷累夕俄而至采蘋掩卷泣頓得中庸之旨叔盥喜以告網山網山遂以樂軒見先生曰吾嘗語若詩不歌易不畫無悟入處今於元潔猶信吾詩不亾矣其遺言若此者皆夫傳又曰先生初補上庠嘗就月試考官夜得其文聚同列以笑少司成陳少南旦許之具曰非謔也卷有數語誠可哂索而視蓋策以兵勢問而先生之對有曰譬如嬰兒夜啼拊之不止啗之不止卒然滅燭伏戶下為虎嘯狐鳴則其喙如室少南曰此筆當與太史公爭衡必寘首選長廳曰已得一入矣幸次之少南曰毋使居人下不然寧黜

之語頗侵司成少南竟以此去國先生聞而嘆曰  
 甚矣知己之難棄其籍而歸一意聚徒講道不復  
 試成均者十餘年年五十始以鄉書免擢第其遺  
 事類此者亦失傳方先生在時世號南夫子於經  
 於道超悟獨得若此與孔顏旦暮之遇於數千年  
 因革之故如語昨日事今學既不傳而所可傳者  
 數卷僅爾茫茫宇宙不知幾何年又有此人物嗚  
 呼惜哉淳祐十年歲次庚戌良月朔後學三山林  
 希逸書于鳳遊堂

艾軒先生文集卷之一

詩類

五言古風

艾翁不但道學倡前詩亦前之祖用  
 字命意無及者後村雖工深厚不及  
 翁程叔子之流也  
 族孫俊

送別湖北漕李秘監仁甫

文字眇煙雲過眼徒浩、所有未見書惜哉吾已  
 老子雲客長安陳迹如一掃同叔向來人我生苦  
 不早亦聞青城山斯翁為有道在塘不可上秋夢  
 長顛倒白日來西崑一見自應好縱譚百代前至

竟非枯槁多爲開口笑明月生懷抱黃鶴有高樓  
恍如事幽討攬轡逢道州聽書下下考周南勿留  
滯掇拾供史藁分手重酸辛璠璣衆所寶十日不  
得面何爲太草

送別姚國博知處州分韻得綠字

銅盤白露下松桂淨如沐變彼菊花園西風吹醞  
醪長安多別離此別苦不足人物如史君容易等  
潘陸一自海東頭清曉起誰俗館下欲何言聯翩  
如破竹功名不徒尔無乃相迫逐雙日訪延英行  
矣公勿卜枯蒼煙雨前寒光貫岩腹大叫出銀鬕  
邂逅聚百族要隼三月糧所厭惟一叙幸心忽開  
張何曾畏笑僂單父勿長吁來者猶可續道旁有  
抵壁天下輕結綠一夕洲渚言令我沉心曲

代陳季若上倉使

大塊始開鑿媧皇爲補天天平雷雨正后稷誨之  
田大浸十二歲流金復七年幸哉堯湯民以手摩  
撫然祖丘虐焰起秦俗相焚煎官租奪以半飽食  
何當緣自從漢道昌敦朴乃其先初開常平議聚  
粟如源泉年登穀價賤散以大農錢旱潦或艱食  
用之如轉圜悠二帝王心皎三代前井田日以

壞此法當磨鐫公侯希世珍秀色媚長川官學有  
根株誦詩三百篇風土無隱情是為大夫賢搏飯  
哺赤手當食長尔憐江東百萬戶彫俗生春妍持  
節陶嶺初有如病者痊劉晏取予術夷吾輕重權  
義倉有粟腐物價敢喧闐斯助阜民政南風吹五  
絃晝日公侯門客車動百千下吏走塵土從容愧  
執鞭豈不隨吹噓譬彼乘風船長枝非卓魯主德  
奚由宣松竹伴孤吟敢懷歲月遷終酬國士知未  
甘長棄捐

七言古

石渠行送別福建參議李著作器之

我來石渠五十六雙鬢如蓬腰未曲豈為健筆有  
徐庾自數來時六十五誰解辛苦續子虛長安有  
客四十餘已成老翁不肯去青藜當戶夜讀書東  
觀丈人起遐想無為歲月空踟躕去作諸侯老賓  
客可無綠水蕪紅蕖我家東下纔百里釣螺一曲  
清無深草堂為築荔枝斜濯錦江頭有如是子思  
子方道為尊南國佳人如秋雲不知公侯有朱箔  
要問常州李著作

資中行奉寄臨邛守宇文郎中

看此老精  
博豪宕

銅駝陌上生秋草前者刻石今如掃僭邊半紙半  
模糊下牀三日成悲惱蒼史萌芽何可見要從筆  
意生秦漢欲將奇字問何人所守一家如小篆是  
中變幻隨形模鐘罇鼎鬲匿盤盂如何兩京到魏  
晉梭盡蒼崖惟此書即今原隸見顛末仍於畫上  
分錙銖燕然有年固可紀筆勢豈得先黃初中郎  
袖手欲無作正始不逮况其餘幸哉一見俱抵掌  
翻 = 如反古石渠且說金陵佛屋何年燈晉分隋  
張猶青燐忽聽荒雞還自起資中之刻不徒爾

鞭春行

說到何處去此老  
豈形骸能拘檢

鞭鞭背寒山雀飢江梅落蛙兔脚肥枯腸一夜  
雙轂眼光吹上蝦蟆衣岩腹新晴山鬼哭女媧墳  
外春風掃蘭村紙簾大如席折之藜杖金雀飛

癡頑不識字歌許叔節來詩有此句因以

名篇

平生讀書如風過耳歲月共流轉如磨復如蟻一  
如人嚼蠟而不見其味又如弄孤杵連夜不成米  
又如過羊腸十步復一止年頭月尾無一是咄 =  
癡頑不識字見君詩古如繚愧我為人師恠 · 奇  
奇如懸崖萬仞龍盤古樹枝又如坐馬不施鞿而

馳又如錦苔封漫峴山千年墮淚碑又如玉關客  
血上老犀衣盧同孟郊骨已朽眼睛頭顱何人相  
傳授與君往還歲月久比來春風入我牖便覺岩  
前草木件件有生意跨蹇驢出古寺欲訪子雲問  
難字

乞竹雞

自是豪深

踈籬短花枝闌鳩婦不鳴天雨寒鳩婦離家三  
百日亦有姊妹依故山黃糧不肯啄欲去羽衣殘  
主人一見一憐汝抱取東家竹雞來戲聚孤村落  
日不相識各哀鳴求其主兩鳥勿驚遽低頭聽

我誇鳩婦入我家必殺入我口牀頭瓶罌無餘粒  
養汝一到十日後東堂數竹夾新蹊兒童罕落惟  
愛一竹雞堂心有管井飢則哺其泥主人緣窻安  
淨几丹碧相依安用此竹雞慎勿傍人飛我  
屋三間沉白蟻

冬至

橫枝凍雀昨夜死水底黏魚吹不起小伶切玉孤  
鳳愁九寸之管傳生意舞雩山下逢丈人植杖無  
語空逡巡再拜丈人欲識桑麻生長力鬼蝶翻覆  
梅花春我於萬物亦一物何時春風到肌骨空山

文獻集卷一  
五  
鉄鐫年月深一語不破天地心

徐廣文生朝

盤舌一笑鴻濛開神馬負圖從天來八卦旋轉六  
十四黃鐘是爲元氣胎雷斧未動百泉縮江上早  
見春風回况當九日得陽數太白之精隨斗魁徐  
卿有子何絕奇熊羆驚夢初得之珠庭犀角照宇  
宙清飈忽生桂枝筆落猶如千鈞弩異科暫失  
韓吏部絳帳初隨吾道東遂令小邦變齊魯孔席  
豈是三年淹蓬萊盡閣鋪牙籤他年欲數中書考  
再拜祝公長不老

五言律

丞相特進觀文南陽公挽詞

一相頻虛位千齡要實才廟謨從此定邊鎖未應  
開東閣嘗先到西州重一哀傳家惟儉德何處著  
樓臺

吏部尚書林公梅卿挽詞

百紙梅花賦聲名出渚東向來惟李賀勝處是揚  
雄遶屋看書帶逢人說刺桐尚書舊時履只合步  
春風

挽桂林戴別乘敦常

杖屨何年別杉松古道旁城山秋月盡南嶺暮雲  
長古調愁難合孤根幸勿傷欲將數行淚重至鄭  
公鄉

挽方天貺

長者雖云歿流風尚爾存宗盟修里巷家法在兒  
孫馬鬣迷新壟鳩枝戀故園年々春色好錦障爲  
誰翻

五言排律

東宮生日六首

壬辰

北闕雲爲堦東明玉作宮猗蘭迎曉日仙掌倚晴  
空笙律隨鳴鳳朝儀趨彩虹黃麾初入仗青桂自  
成叢冠履分前後圖書考異同商盤如目擊義畫  
自心通慈燕來三殿驩謠在九功長秋傳夜飲京  
兆報年豐奕々還嘉祐絲々想建隆庶僚何所祝  
再拜續維熊

癸巳

昭代壽源遠高秋寶月前神光浮蜀道瑞氣貫秦  
川御榜應如舊金莖若箇邊龍樓清畫出鶴禁彩  
雲連妙選衣冠藪旁開道德淵重爻分九六曲禮



盡三千歲閨緣長曆霜清欲上弦每看襟燕日已  
入夢熊篇沆瀣通三殿笙鸞共一天東明到西極  
作頌自年年

甲午

仙掌秋容媚銅樓曉色遲猗蘭成漢殿苞竹入周  
詩鼎卜卿雲合郊禠彩仗移隆興乾道日建武永  
平時詹事開新府長秋綴舊儀禮經猶下問易道  
本生知世子家爲法文王我所師誕彌重海潤清  
賞一天慈九月黃金藥千齡白玉卮遙聞三殿喜  
高頌走天涯

乙未

長律至數篇而愈盛是何筆  
博洽

應律隨豳雅旋杓建戌方前星迎霽色重日麗晨  
光笙管青霞外宮庭碧玉傍本支周道盛羽翼漢  
圖昌左右八皆正刑名學未遑編年聽司馬說禮  
付高堂天樂來三殿人心繫八荒黃華秋更媚皓  
月閨偏長清賞新奎壁承華舊典章維熊千歲祝  
英略似君王

丙申

正氣來嵩岱祥光集斗牛青葱開玉宇髣髴見銅  
樓盤錯歸三輔沉潛在九疇有光文字館仍繫帝

王州鐘鼓于胥樂笙鸞獨上浮清臺天似水甲觀  
月如鉤屢拜椒花夕長逢桂葉秋孝思唯繼舜家  
法要從周賦爲遊麟作官因洗馬留頤同眉壽祝  
使者敢停輶

丁酉

僊掌晴煙外龍樓曉日傍漢圖元自定周曆一何  
長宵席緣三老奎文在六章高襟曾鬱鬱喬桂自  
蒼々冠屨來儲禁規模出上方名官分庶子說禮  
繼高堂變彼黃花月依然碧玉墻至尊飛壽筭太  
上引天香景運千齡協先秋九日涼銅扉供帳少

儉德似君王

七言律

次韻奉酬趙校書子直

鴈塔新題墨未乾去年燈火向秋闌趣看天祿青  
藜杖怕着王孫紫綺冠好在三山尋浩渺何如一  
紙問平安觚稜放月無人到玉糝初成許共餐

次韻呈胡侍郎邦衡

并引

某竊觀侍講侍郎先生大書著作之  
庭其形摹濫觴發於小篆豈八分未  
出已有此書又蒙傳示銀杏蕪簡之

什謹次韻奉和

胡澹菴詩頭白經筵思漫覃巖未路我何堪八年還作玉堂集一笑真懷銀杏談敢說麝書譏聶北

聊因麟趾詠周南梅開更得珠園

去紅粟寒稍試一探

聲教從今已遠覃  
翮作著問誰堪不經猶有中  
郎蔡金匱曾誇太史談  
至竟銀鈞并鉄畫相傳海  
北到天南諸生考古頭  
渾白禹穴何時更許探

九日同出真珠園再用前韻

來自清源葛已覃  
君王問獵我猶堪  
百年耆舊如重見  
九日登臨得縱談  
才子不知汾水上  
仙人長在大江南  
明珠照夜應無數  
要是層波更好探

送別傅郎中安道持節閩中

忽然鄉思若為收  
莫到三茅最上頭  
二月東甌看負弩  
一天南蕩想行舟  
過家上冢從今數  
落絮飛花合畫游  
料得甘泉來奏計  
定應前席莫遲留

八月十五日道出南昌寄龔帥實之兼呈

程泰之劉文潛二漕

未應雙井即塵埃  
似此衣冠得幾回  
國子先生還並駕  
洪都新府却重開  
再三為問滕王閣  
第一須登孺子臺  
定向此中脩翫事  
江邊不道故人來

艾華集卷一  
九  
閏月九日登越王臺次韻經略敷文所寄詩

閑陪小隊出山椒爲有吳歌雜楚謠縱道菊花如  
昨日要看湯餅作三朝千重嶺海供橫槩一帶風  
煙聽采樵憑仗拆衝如此好不應東去更乘輶

再次前韻

却趁秋旻別九韶扶胥直下聽風謔瀾翻對酒還  
終夕火急催詩在詰朝南國更逢陶令菊西江莫  
扞楚人樵自應幕下文書少節制如今屬漢輶

前歲過真陽初識子欽今道出曲江不忍

遽分手偶成長句以志兩處山川人物之

勝亦少慰別來耿耿耳

秋崖一夕卷炎蒸那更揮斤爲斲冰碧落舊尋燒  
藥竈白芷長對讀書燈相期大庾何多日似出浮  
屠向上層縱有分張吾未老定從臺閣看飛騰

送別奉常林史君黃中易守延平

去時胡不到瓜時上日多應柎絮飛臥轍只緣滕  
壤少懷章須要越人肥三千儀禮非綿蕪五十行  
春尚綵衣莫愛傳經似齊魯石渠長是待公歸

枕疾逾旬蒙丞相訪問仍辱寵示名篇輒

搜枯腸次嚴韻以塞來使

陳正獻詩走筆題詩問起居近來  
導引復何如從教兩鬢霜無數却  
要三田火有餘示病想同摩詰病  
讀書還著子雲書梅霖十日宜高  
爽試共登樓一豁舒

丞相嚴裝似燕居為憐消渴到相如病多得艾三  
年遠歌雜成琴十日餘綠野忽傳春草句白頭還  
對朶雲書若為追逐園林勝百轉愁腸亦少舒

次韻賀丘國鎮致仕

桃花流水是家鄉洛下才名四十強自有赤松堪  
辟穀那能白首更為郎案頭貝葉忘言久江上蓼

羹引興長解后却成香火社好將詩句細商量

芹齋詩并引

往時從林刪定時隱為招提之集語  
某以吾於九仙作見一菴立壑之念  
未嘗一日去心比掛冠得請又欣然  
相語曰吾將作屋數間老於芹下吾  
老矣從此皆空閑日子所未能忘書  
卷一事耳吳興別乘代者以期告而  
公有是舉壯矣哉夾漈唱酬之什皆  
一時顯者於其最後也作芹齋詩

鄭交濬詩千載清風去不留何人能伴赤松遊乞骸直到骸歸日告老須臨老盡頭元亮田園何處有子平婚嫁幾時休湖州別駕發深省掛却朝冠便自由  
方正字次韻鄧侯牽挽政難留六十年來亦倦遊至竟眼高無俗韻不因人喚始回頭江湖白鳥綠應熟塵土鳥靴心少休可笑山翁癡未已欲成吏隱更何由

春風芹下足遲留白鳥平田憶舊遊說盡軒裳還過眼讀殘書卷復從頭偶逢隱几何須問不到投簪便擬休平世聲名如皦日欲將何地置巢由

奉題游洋張明府流香亭時以薦章數下涉秋月馬首且欲西矣因以寄意云

封題青李數緋桃處分園林意自豪旋出篇章陪樂府更憑花木續離騷醪釀架下提春榼蒼蘆林中滴夜槽却是秋風生馬耳未應老大笑牛刀

送別陳侍郎應求知泉州并引

某竊觀蔡公侍郎嘗大書於洛陽橋之上侍郎過洛陽當摩挲此石彷彿為同日事也某送別到惠安道中因以賦詩云

百片牙旗水面長蔡邕題在刺桐鄉十年杯酒開雲榭一樣官衙過洛陽我亦隳家緣送客誰能掃

地自焚香野橋衝臘寒梅白莫要登臨憶侍郎

傅史君安道再有治莆之命取道城外還  
泉南得來書云已出十里

何事風流舊史君江邊聽說下朱幡逢迎要問平  
津郎準擬來呼垵澤門竹馬已喧明月浦藍輿却  
出杏花村不知錦瑟流傳徧欲愈頭風好細論

挽李制幹子誠

千金治產似孫吳珠箔銀觥只自如問我長風當  
夕起數他極浦落帆初自知汗簡今千軸更說生  
犀有幾株赤壁當年遇黃蓋周郎何惜借吹噓

文字紛々更問兵秋燈束髮尚青熒便令三子成  
門戶却許諸孫說典隔水忽傳朝露曲行人長數  
夕陽亭河東健筆惟諸薛梅子崗邊為勒銘

七言絕句

別方次雲

姑蘇臺上姑蘇館共說南山竹火爐湖上相逢又  
相別不知何處說姑蘇

代陳季若上張帥

一樣官儀漢代新乘時大手與經綸東南自古衣  
冠地桐栢山前淮水春

長陪綵仗下蓬萊萬歲聲中霽色開自是北門須  
臥護雙旌迢遞日邊來

柳堤九曲暗青絲畫戟叢中畫影遲傳說姑蘇新  
樂府祇緣太守例能詩

直甫見示次雲乞豫章集數詩偶成二小

絕因以自喻

脩水佳人白玉欄花前何似妾容顏從來未省傷  
春意猶自樓頭盡遠山

莫怪騷人太頡頏曾聞阿母語劉郎神仙本自無  
言說尸解由來最下方

吳容州仲一挽詞

竹屋繩橋自有村牛山簫笛不堪聞碑前更問何  
年月爲借容州舊使君

挽方通判良翰

樓櫓千重鐵作門不堪聚米更重論居延歲月那  
相似一聽悲歌一斷魂

得錢終日走燕寺抱膝經年動越吟想得長安西  
望眼只應黃鵠見歸心

達者淵明白挽歌新墳數尺奈愁何雞林賈客無  
從問收拾篇章有幾多



九死穹廬我未甘後來勿使隴西慚明特節義多  
傳述柱下何人是老聃

挽林通判德溥

豈爲長者畏特名梁楚何從得此聲只隔螺江衣  
帶水自應別駕舊廉平

噫嗚雙柩出平川五月黃梅欲雨天長媿江南徐  
孺子隻雞斗酒是何年

哭徐刑定德襄

脩文巷裏莫春前欲上旗亭問客船忽有短棹無  
寄處漁梁却在淚痕邊

忽然白晝自生哀立馬橋東喚不回驚起何波理  
殘夢十年燈火上心來

哭伯兄鵲山處士蒿里曲

竊觀之近古莖顯者則歌薤露又有蒿  
里之曲施諸閭巷乃取鵲山號哭之聲  
作曲

殘雲衰草趁人愁生即團纒死便休悲泣聲中裁  
此曲雞啾山外鵲山頭

長記藜牀發問初翩然出語自無餘斯翁胸腹平  
如水不在塵埃數卷書

桐棺三寸更何疑却取江楓短作碑惟有一般蒿  
里曲長簫欲斷更教吹

艾軒先生文集卷之一

艾軒先生文集卷之二

奏狀劄子

丁亥登對劄子

臣聞六籍之言可通於萬世百王之事如出於一  
轍今載之六籍散之傳記是皆百王之迹故號爲  
儒生者竊窺其大畧而可以獻之旒棨之前也陛  
下以天縱之聖而有此日新之德群臣望下風者  
常若不及况田野空乏之人未嘗歷他事而欲守  
區區紙上之語是宜陛下之所厭聞也然臣之所  
知者不過紙上語耳臣所謂百王之事如出一轍

者蓋謂唐虞三代之事何其緩而不迫也舜不窮其民譬之善馭者不窮其馬馬之力常若有餘即馳騁先後唯吾意之所有耳舜嘗以命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禹之治水至於十有三年之久夫排淮決泗此豈一手一足之所能哉湯以七十里而有天下其德爲甚大而其檢身也常若不及文王之化行乎江漢之域而且謂其望道而未之見也數聖入之行事雖若不同而其所爲同者一歸於寬通簡易之道耳國家維持天下之具跨漢越唐其視百王如一日肆陛下臨御以來求治爲甚切景德嘉祐二百年忠厚之俗此不待更張而天下自定也然而凡欲進說者往往引漢宣帝以爲喻宣帝謂漢家自有制度本以伯王之道雜用之此宣帝之所由失也唐虞三代之天下是合天下之耳以爲聽合天下之目以爲視合天下之耳目以爲視聽而直道行焉宣帝以吾之耳目可以盡天下之視聽監別爲太精隄防爲太甚號令爲太煩刑辟爲太峻臣雖愚瞽實不欲舉此數端於聖明之代也臣願陛下開張道德之化崇尚寬簡之風使天下之

人一歸於景德嘉祐忠厚之俗遠近流聞知上所  
好則百王之轍迹爲不遠也取進止

繳奏沈瀛除知梧州詞頭

三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沈瀛差知梧州替  
張積躬臣竊見沈瀛昨爲樞密院編修官儒而無  
立惟知干進爲王質所搖動王質唱之沈瀛從而  
和之此亦公論之所不容前日沈瀛無故復來見  
者切齒謂如此等人幸而得祠祿閉門自訟豈應  
更求進今若與之州郡何以示勸懲沈瀛得郡則  
王質之輕保狡險且將攀緣而至矣臣恐公論自  
此不立爲害甚大欲乞睿斷將沈瀛差知梧州指  
揮特賜寢罷以爲浮躁不知耻者之戒所有錄黃  
臣未敢書行

繳奏謝廓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詞頭  
臣昨蒙陛下記錄孤遠召臣於嶺外遭遇臨雍黃  
緣從橐臣之僥冒亦已太過當此晚節非有好名  
干進之疑事或可言雖死何憾臣竊聞王安石欲  
以李定爲監察御史裏行宋敏求知制誥不敢具  
草今月二十六日送到錄黃一道謝廓然可賜出  
身除殿中侍御史此在公論有所未安臣職當書

行若畏禍忍耻不得已書之他日陛下必然有所  
悔則臣爲欺君者臣之殘年尚在人數中豈應負  
此名此臣所以不避誅斥而略陳大槩臣備數詞  
掖凡再行謝廓然詞未嘗不備述上意以謝廓然  
爲能吏陛下賜以太常之第命以御史之官是科  
即太汎名器太輕非所以開張正塗誘來讜論也  
前日嘗欲以李太正爲六察官未幾復寢豈謂科  
目出於至公不以輕予人也謝廓然之所長者可  
以治財賦理獄訟至於耳目之司紀綱之地則有  
所不可六部寺監所係者一職惟御史府所係者  
國體天下以爲可畏者諫官御史也非御史可畏  
畏公議也安得如范純仁呂大防者除書之下公  
議自定苟或人人皆可爲御史則公議不立公議  
不立則天下亦何所畏哉是國體輕重在於此不  
可不早定也中書號令所自出令出惟行弗惟反  
今此一件臣若書行不知中書所當繳者爲何事  
然天子擇言事之官而臣以本職有所可否則爲  
犯雷霆之威無復生全臣已闔門待罪所有錄黃  
臣未敢書行

已丑擬上殿劄子

臣聞天子耕藉田而親爲是耒耜三推之事而天下不以爲恠以民食爲甚重雖天子之貴亦欲知夫稼穡所從來也至於大蒐大閱教之以擊刺先後之法豈不以人命爲至重然其他則百官有司之事非天子所當身嘗足歷也天乃錫王勇知表正萬邦湯有是勇智而其用之也爲甚大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文王武王赫然一怒而其用也爲甚大有天下者當求其遠者大者則無過舉之患文帝在漢汲汲然以養民爲意其通和戎狄未嘗不欲守高皇之約然謂其無寢食之頃不祖李牧則文帝所以自處者固已卓然矣史臣謂其遂躬戎服御鞍馬此亦不得已而後起耳文帝從事於鞍馬之末在當時已誇張其事謂文帝從何遽有是舉也文帝之於鞍馬惟見之於一時不聞帝之用武欲習其事弋綈革舄羅露臺白金之費皆一二書之是文帝之御鞍馬適所當然者耳側聞太祖皇帝有獻手搥者太祖謂無以異於常搥而獻之何也曰陛下試引其端蓋有韜刃在其中可以爲緩急之用太祖擲之於地曰我何用此爲當彼時此物固足恃乎

太祖之於天下可謂得其遠者大者此遠近震疊而莫測其所以然也臣竊聽陛下有意於用武者於馳騁之數弓矢之技且至親歷而習知之豈欲以是鼓舞群動而使人知陛下意之所鄉何但文帝御鞍馬於一日之間也臣妄意以爲帝王之道垂之六籍所謂御戎之要陛下蓋亦熟究之矣項羽謂劔一敵人不足學學萬人敵拔山扛鼎之人且不肯爲一夫之敵陛下以寬仁之度道德之威而每每以是說爲不可已此亦臣求其說而未喻也開元之初講武於驪山軍容之盛近代所未見陛下試思開元之時禮明樂備邊隙不開豈緣一講武而可以至此乎草澤之臣一日言天下事當有次第豈容輒及此然而得一見天子亦人臣希尚之事此而不言過此即無時矣謹昧死上陳惟陛下赦其狂愚而取其惓惓之意焉取進止

表狀

禮部代宰臣已下謝冬衣表

十年漢陛此爲觀禮之時七月豳風蓋取授衣之候服焉而拜懼若弗勝中謝恭惟皇帝陛下懋集德共允懷儉寶弗替文王之卑服敢安舜帝之衿

衣其視群工乃如一體謂昨者已陳於土鼓而有司宜及於功裘在成周盛時惟止於諸大夫而上若建隆定制且逮乎百執事之間有雨露之沾濡何草木之區別臣等敢不究蠶繅之所本識機杼之由来盡乃自公敢廢素絲之守憂其不稱庶迓赤芾之嫌

德壽宮賀雪表

熙然比屋盡出堯仁瞻彼同雲更符周雅固亦欣欣而有慶曾何蕩蕩以能名中賀恭惟光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陛下叙在九疇功成三紀有重華而協于帝宜大德而得其名嘗事親於去宮之中物無疵癘乃問道於空同之上民自吉康然歲有上熟下熟之不齊而地以近郊遠郊之相去霏霏所集鼓舞則同是爲正觀之風常若放勛之日臣等敢不鋪張景象模寫太初將卜豐年於民情而可見莫裨元化在帝力以何知

謝雪宴表

驗豐年於積雪預述休祥拜廣燕於中臺備陳禮樂奚取燮調之效莫知慈惠之酬中謝恭惟皇帝陛下禮必從宜事惟飾喜於鼓瑟吹笙之日乃輕



徭薄賦之年有穆舜鄰幸頒鎬飲曠斯疆而翼  
于彼同雲從爾醉之厭莫如湛露第知侈上之  
賜其敢貪天之功臣等敢不斟酌舊章導迎和氣  
有梁苑逡巡之作何補盛時得周人霽霖之謹乃  
勝禮飲

皇太子尹京謝賜曆日表

國章布始事莫重於人時歲璿求中法蓋先於天  
邑仰承頒朔且喜同文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行夏之時循堯之道驗有年於長曆歸  
閏月於孟陬獨乘四氣之端上接百王之緒裁爲  
時令在太初三統之間施及侯封自京兆萬年而  
下顧茲考定孰不順成臣日至寢門時稽象魏問  
安視膳亦惟子職之修東作西成尚或男邦之唱

廣西憲到任謝表

臣某言昨准誥命除臣直顯謨閣權發遣廣南西  
路提點刑獄公事填周自強召赴行在闕臣已於  
本月二十五日到任交割職事訖者膠庠貳職莫  
裨長育之方嶺海一封敢負平反之寄駐風烟於  
漢節見父老於秦城誤竊寵榮倍增震懼中謝伏  
念臣起家單遠爲學闊疎有十上舉子之勞而兩

從公車之召摧頽晚節塵污華途由承明著作之  
庭掌胄子詩書之教增員史館固非叙事之長進  
讀儲闈莫盡承華之要蓋謂技窮而欲去乃復用  
過其所能延閣增華外臺改觀屬陛辭於咫尺有  
天語之丁寧以是憂深莫知才短此蓋伏遇皇帝  
陛下威惟禁暴德本好生其在惻怛之懷不遠要  
荒之服況交趾日南之遺壤乃桂林象郡之故封  
楚越同聲蠻徭雜處恐或驚擾而生事是以選擇  
而使臣臣敢不顧念鮮民助成中典每視鼠牙雀  
角之細嘗在蜂窠蟻穴之間處此西偏是爲伏波  
之故道明于南國有如召伯之甘棠惟尚論於古  
人庶少酬於今日

西易廣東憲到任謝表

臣某言近准誥命除臣依前直顯謨閣權發遣廣  
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填鄭丙闕臣已於三月初三  
日到任交割職事訖者銜命觀風當郡縣因循之  
後蒙恩易地屬詔條宣布之初祗荷曲成第令交  
戰中謝伏念臣受才最短賦分甚奇壯而欲行則  
陸沉於場屋老之將至乃塵污於班行進叨冠帶  
園橋之榮退冒禮樂皇華之寵畀之延閣付以祥

刑甫乘傳而一行旋感恩而兩易鄰方告糴人未  
食新田野無所蓋藏盜賊爲之出沒謂天之覆下  
何遠近之或殊而臣之事君惟東西之所命尚虞  
虛薄曷副使令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德本好生治  
斯從欲網疎舊俗要從寬大之文器使群才用廣  
哀矜之意臣敢不自竭駑鈍仰體丁寧民物凋罷  
得以聞於九重之上朝廷欽恤庶幾行乎百粵之  
間

辭免中書舍人表狀

臣伏准省劄備奉今月九日聖旨除臣試中書舍  
人日下供職者竊以朝廷莫重於論思獻納之臣  
典章莫難於潤色討論之事動關治具精爽時髦  
必求體要之全乃備贊書之選伏念臣初緣孤學  
久汙華途叨貳儒宮每愧陽城直諫之性忝遊儲  
禁莫陪綺季高邀之風得爲乘傳而行敢望予環  
之召悉由獨斷奚藉先容屬際大昕之朝偶先群  
老之席命析九經之意義榮增三品之服章欲窮  
木舌駕說而茫然曾謂玉音褒踰而及此寵頒綸  
旨冒處禁垣載懷非據之慚蓋動旣衰之戒文章  
蓋主乎氣而臣涉桑榆之景則正氣已索訓辭欲

艾軒先生文集卷之二  
近乎雅而臣抱山林之學則大雅或虧仰祈容照  
之私亟使含萌之達收還成渙改畀異能庶無速  
於煩言獲少安於愚分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

艾軒先生文集卷之二

艾軒先生文集卷之三

策問

策問二十首

問昔者明王之作為器物也所以寓軌則而傳諸  
其久遠也桃人爲劔鳧氏爲鍾旒人爲簋梓人爲  
簠虛其輕重細大圓銳廣狹各有定制雖數千百  
年之後禮樂變易典章殘缺幸而得其一器一物  
於頽垣敗壠之間則權量百度皆可以類求也今  
之禮家有周官有儀禮有小戴記其章句訓義又  
有王肅馬融鄭康成之學然天下之言禮者往往

得之於章句而古人制作未必能盡曉也。是以禮典器物又必按圖而後有定議。按圖而言禮者有數家。聶氏最爲後出。然而至今獨傳也。聶氏之傳考之三禮其亦無所繆者乎。我國家承平日久崇觀以來天不愛寶古物畢見。今以秘閣內藏所傳之器較之聶氏其間大有不合者。如爵之制如象尊牛鼎之制其或得或失不必論也。敢問圖之所缺如庚鼎辛鼎何以辨其爲夏商之器也。小敦之飾或耳爲饗饗足爲蚩尤中尊之飾或環頸以山而其腹文如龍蛇蟠蟄之狀此又何物也。有旅鬲有旅簋有旅鼎此其義又何也。器物之銘或丁或乙或十有四月或十月九月此其日月之例又何也。其他若尊彝帶鈎體制不一又何其多變也。秦權漢洗得之以象求之於文而此數事獨不可知乎。明天子繼志述事其禮典器物有得於三王制作之妙下至州縣春秋釋菜簋簠罇壘之度皆約古而一新之。諸君試以秘閣內藏所摸之器考之二禮其於聶氏得失爲如何。

問周人之祭天也其法爲甚詳。日月星辰寒暑水旱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載之祀典可考而知。獨太

一之祭闕然無聞起一時稽古禮文之事猶或有所未備乎夫太一天之貴神五帝太一之佐也考之乾象其位在中宮天一之南蓋主役十六相知夫休咎所至之國也楚之九歌有東皇太一無乃祀事發源乎此也漢興且百年立其祠於長安而祭以太牢唐人述九宮之神以爲大祀至於乘輿親饗之我國家開太平之基緒嗣無疆之歷服三代之典莫不兼修百神之祀於斯咸秩况太一五福之應次於昊天上帝是宜咸平祥符之間有司之所議獨備於前古也主上討論舊典繼述先猷嚴恭質畏應天以實比年復修太一祠於警蹕行幸之地有以見兵寢刑措物阜民康五福所應甚於影響也敢問九宮之說起於何書太一之行下臨八卦而始終於坎離其詳可得聞乎所歷一宮凡四十有五年大率二百二十有五年而還息於中宮推以前代歷法其兩賜休咎之應又如何也其他如禮神之玉宮室之度壇壝之制與夫近世損益同異之說幸併言之若曰曲臺之議非所敢知則亦何貴於學禮者

問古之有大功德於天下者必紀之竹帛銘之彝

鼎播之聲詩而載之祀典以示後世子孫不敢忘也共工氏之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厲山氏之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自鄉遂達於邦國莫不有社稷之祭三代以還未之或變也韓愈嘗論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棄孔子雖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無如孔子之盛者虞夏商周國必有學學必有祀事所謂有司行事於先師先聖四代之學何者爲先師先聖反不若句龍棄其名稱曉然可知也漢儒之說謂唐虞有中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又不知何所據而爲是說也四時之制其大約有三曰釋奠曰釋菜曰釋幣考之禮典釋奠有六釋菜有三釋幣惟一而已然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始立學以幣則四時常奠其用幣不乎始立學以幣而饗器又用幣謂釋幣惟一者於義恐未安也諸君從事於俎豆之日久矣試言四代祀事與夫三者輕重詳略之辨如何

問周人之積累有所謂家法者故抗其家法於世子文王之爲世子也乃如是武王帥而行之即文

王是已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無憂者其惟文王乎恭惟主上崇儒稽古比隆有周乃正月丙戌有旨令曲臺議禮者草皇太子齒胄之儀師道有光聞者興起猗歟盛哉此化民成俗所由來也是宜招諸生而告之夫俎豆之事習之既久則辨之宜悉古者教世子皆於東序即夏后氏之學也又謂學禮於商人之學學書於有虞氏之學又謂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是特指四郊之學也至如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卿大夫元士

之適子皆與焉又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又謂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如是數者所以教世子也將合之以四時又何偶然不相合也正觀之初太常掌故嘗更定吉禮爲六十一篇增以皇太子入學數條當代之事或從而損益若皇太子釋奠即自爲獻祭酒若司業爲二獻其或二獻更用胄子是開元禮視正觀又有所增益今儀註未定縱言及於此當必有引經援古稱先王以爲對者幸毋勦說母雷同

問昔者明王之治天下也因人心而爲禮樂雖有



一代損益之制而無諸家異同之說自秦人變古漢興以禮學名家者有高堂生有大小戴氏至於樂律一事則其說雜然不可齊有知其本原蓋亦寡矣夫六同六律所以合四時陰陽之聲四時得其序然後無愆陽伏陰之變中氣既正則中聲可求中聲一定則清濁疾徐抑揚高下之節莫不以類應是以神瞽作樂必於太平極治之世者所以考中聲也律之有五聲猶射之於鵠其差或以毫釐則其失或在於尋丈之外甚哉中聲之難曉也世之言樂律者往往一泥常習故以黃鐘一籥之黍

積而爲尺則齟齬不合於是乎以指尺定律指尺不足據又從而模倣古人器物長短闊狹之度然而終亦不可用是誠言律者本無一定之說也十二律旋相爲宮則六十律也加以二變則八十四調也十二律皆左旋以八八爲位五聲加以二變者數之所窮不可增損也其後有爲六十律者蓋得之於旋相爲宮之法又其最後則爲三百六十律識者謂三百六十律所以發古人之蘊而深詆六十律之失十二律之爲六十猶八卦之爲六十四也六十律之爲三百六十猶六十四卦之變

而爲四千九十有六也先後述作同出一軌而其  
子奪異同如此是誠言律者本無一定之說也司  
馬遷世爲太史其於律歷之學必有所傳遷謂黃  
鍾長八寸七分林鍾長五寸七分太簇長九寸七  
分是三律所闕者皆三分班固謂黃鍾林鍾太簇  
律皆全寸而無餘分也又遷所言律呂相生之次  
陽下生陰陰上生陽陰陽相離而盈縮之數不可  
亂也淮南王安京房馬融鄭康成蔡邕之徒皆以  
蕤賓爲重上生呂不韋春秋則以大呂爲重上生  
是誠言律者本無一定之說也仰惟國家稽古禮

文之事炳焉可述比年嘗作景鍾以郊祀上帝夫  
景鍾者黃鍾之所自出也黃鍾者十二律之所自  
出也太常考制度必有一定之說諸君試辨古之  
言律者得失安在亦其庶幾於國論有所合也  
問三百篇之詩而繫之以國風雅頌猶天之有二  
十八舍地之有五嶽四瀆也季札聘於魯請觀周  
樂魯人爲之歌風歌大雅小雅歌頌當是時夫子  
尚幼是國風雅頌季札已能辨之不待刪削而後  
定也吾夫子自衛反魯其有功於雅頌者不過去  
其淫哇訛複害於詩者爾六籍不幸而至於章句

殘缺學者不能通其說則必歸之於秦火詩與易  
遭秦火而不滅者易以下筮詩以野人間巷之所  
傳故也惜哉漢之初聲詩猶有存者一時用事之  
人非販繒之徒則刀筆之吏曾不聞以樂律爲意  
者其有一二可書之事是亦出於偶然者逮夫武  
宣之世乃命禮官考制度開藏書之府設協律之  
官先代之微聲古人之遺器中僨而起幾絕而續  
是以芝房寶鼎白麟之歌凡十有九章薦之於郊  
丘及所作安世歌凡十有七章用之於宗廟魏晉  
宋齊梁陳周隋沿革損益雖或不同然源流所出

如國風雅頌可以支分而派別也如晉有夕牲及  
迎送神饗神之歌齊有雩祭籍田之歌隋有蜡祭  
先農朝日夕月之歌或爲十二雅或爲十二和或  
爲十二成或爲十二順此歷代用之於天神人鬼  
地祇而不可雜也其外又有饒歌有橫吹曲今所  
存者饒歌二十二曲而其四曲無傳橫吹舊有二  
十八章自魏晉以來已不復存如朱鷺如戰城南  
張籍李白嘗有是作此饒歌詞也如入關如出塞  
張祐杜甫嘗有是作此橫吹曲也其外又有相和  
三調皆周人房中所作之樂也如長歌如燕歌此

平調也如苦寒如秋胡此清調也如公無渡河如  
飲馬長城窟此瑟調也三調之變又有所謂清商  
樂者如巴渝明君白鳩白紵之屬是也隋有<sub>七</sub>部唐  
有十部而獨以清商爲中土正聲也仰惟主上纂  
累聖之洪圖修百王之逸典功成治定樂律畢陳  
今太常所用求之於歷代其損益可知也周人有  
燕樂縵樂三百篇之詩其亦用之於燕樂縵樂者  
乎然而九德之歌九夏之奏貍首之節與夫豳雅  
豳頌皆曉然見之於經而求之三百篇之中則無  
有也如九德九夏則雅頌之流也貍首則風也豳

之雅頌猶魯頌也然豳一國之事不容有所謂雅  
者周公之所載仲尼獨闕而不取者又何耶如黃  
雀四曲此漢饒歌也有其義而亾其辭後世作者  
或雜之於三調無乃三調之於鼓吹清商之於三  
調同出一本者乎如元結所作五莖六英皮日休  
所作王夏肆夏此可以用之於郊廟燕射也王維  
有平戎辭陸龜蒙有雙吹管皮日休有農父謚元  
禎白居易有馴犀法曲若此數者其在樂府當何  
所隸也頌併聞其說

問姓氏之學隨世論次非盡見天下圖牒有不可

爲者太史公網羅百代而質之故老所言黃帝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夏后氏爲帝高陽之孫契之爲商稷之爲周又皆出於帝嚳妣氏之別而斟尋有扈費氏杞氏所由出也子姓之別而空桐目夷來氏雉氏所由出也至於宗姬之盛則文王之昭武王之穆周公之嗣子三代所傳在黃帝爲後裔其亦果如太史公之說乎自秦漢以來官進之塗非由世祿門閥特起衣冠雜出有指霍子孟爲黃帝子孫閭巷之人未必以爲然者及永嘉之變鎚銖清濁不可復知山東舊望以門族相高唐初爲甚盛其有以父子居相位者或至累世屢顯者裴氏爲冠劉氏次之而河南劉氏不與焉杜氏則有京兆襄陽之別李氏則有隴西趙郡之別王氏則有太原河東之別張氏則有馮翊中山之別崔氏爲相多至二十三人而其別則有十也元和中有爲姓纂者以四聲隸之或以國或以邑或以官或以地或以謚或以王父或取其更定或由於義起也如司馬夏侯則複姓也然又有代北關西百濟西竺之別或三言或四言試即其類例或中或否者於太史公爲如何

問明刑以弼教先王之善經也修德以弭變天下之要道也王者之於天下譬猶一堂之上疾痛疵厲悲愁轉徙一或不知則傷吾之慈况所謂旱乾水溢之變乎先王之用刑也盡心焉耳輕重出入約之於吾心又烏往而不合哉其次則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是去古未遠也又其次則謂律令已定而愚民所知辟此去古道爲已遠所以抱書而長想也雖然此特檢約之具耳明王聖帝其所以處心者不汲汲在是也文帝之世天下新去湯火而帝摩拊之且不暇時則有張釋之爲廷尉又如河

南吳公治狀爲天下第一在宣帝時則有若干定國有若黃霸有若趙廣漢尹翁歸韓延壽張敞之屬太宗於即位之初欲以寬平治天下明皇於開元二十年間獄訟衰息以七制三宗視古人於千歲之日當亦無慙色也明天子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焦勞惻怛灼馬可見昨者浙水東西霖潦彌月且有溝壑暴集之憂弭災消變乃至多方避正殿減常膳又分郎吏以發廩粟又捐內帑金帛之儲而減單戶丁稅之擾其爲德甚盛也然而根株之論不止此其在內服則命法官以決滯

囚其在外服則任風憲之責者務在平反遠近內外猶一體而天下猶一家也考之史牒所謂斷獄四百幾於刑措則天下無冤民矣率歲千餘人而以戮死者尚或一人則其爲繁省似不可同日道也天下歲斷死罪二十九人雖成康之治有所不及親錄囚徒至三百九十人而郡國之數不在是以數歲較之則繁省又何相遠也歲閱刑部以殊死論者總五十八人此何修而可以至是也今天下決獄歲幾何視七制三宗其增減贏縮之數可得聞乎董仲舒謝事老且病而大廷議事或未決

且至遺張湯至陋巷而質問之於是有春秋折獄二百三十二事漢之章程合之爲六十篇而馬融鄭康成各爲章句是折獄一事由章句而得其大略又有所謂百姓里居者可以就而正焉苟爲得之則以今準古不爲空言

問迎日推筴與書契爲並興頒曆改元在甲令爲同出古今之相仍因革之相續而損益行乎其間所以日日新又日新也禮樂庶事於周爲大備其或繼周何從而損益之然迎日推筴古猶今也頒曆改元今獨異於古乎自忠質文之迭起而三統

之說勝太初以還惟用夏時而三統之說無所用矣三統無所用於後世則建號改元是宜不聞於三代之前也明天子於方域寧謚之始且將有事於南郊而正月之吉適臨上辛於是乎以元加於歲所以導民而與之更始也於乎休哉三代而上惟即位之年謂之元年魏惠王三十六年秦惠王十四年皆更之爲元年文帝始改元景帝因之凡再改元改元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託始焉爾雖然文景第有中元後元之別至武帝建元則又以嘉號冠之於其上自是長星見則

謂之元光白麟出謂之元狩寶鼎至則謂之元鼎有是泥金檢玉之舉則又謂之元封至如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亦班班可數者然謂之天漢謂之地節雖從而臆度之實未易以義起也昨者隆興紀元蓋稽之李泌其事見於鄴侯家傳此天下曉然共知之今茲制號發自宸衷曰皇極之敷言是彛是訓于帝其訓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迓天子之光然則昭回之文萬物快覩衡門之下幸相與端拜而議之也

問文王演周易而爲卜筮之書箕子作洪範流而



爲災異五行之說嗚呼聖人之經何其不幸也夫  
八卦之文九疇之叙雖無文王無箕子而此理素  
定也天下由之而不自知耳聖人患其如是於是  
乎作書以示之學者之觀書也捨編簡而求之可  
也柰何源流一失迂儒曲士肆爲異言天人之理  
不復見矣嗚呼學者之弊流毒至此是河圖洛書  
不得爲帝王之嘉瑞也卜筮之說始於秦而漢儒  
知之災異之說始於漢而漢儒不之知也故不可  
以不辨休咎之證非耳目所能曉謂天有意於人  
邪則九年之水七年之旱非堯湯之罪也謂無意

於人邪則五星聚而漢祚放蚩尤之旗見而興師  
三十餘年茲又已然之驗也夫千歲之遠六合之  
外求其說而不得置之可也災異之說於風化最  
其關切者而欲置之可乎廼者彗星東見主上惕  
然赦過宥罪不忍移咎於人此先王罪己之道也  
宋景公春秋之庸君耳一言之善而熒惑爲之退  
舍今日之事不論可知也敢問春秋之世彗星三  
見聖人書之不著其應其意果安在邪董仲舒劉  
向善言災異天人之理果如所料耶將耳目之外  
冥漠難測必委之於不可知邪抑此理昭然而學

者不克知也說者謂漢文之世率多災異哀平而下符瑞畢至是知災祥之來所以儆戒其德也無德而虛其應天棄之也所以養其惡也實歟妄歟其必有至當之理焉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故者何理而已矣諸君試求所以然者詳著于篇無爲諸儒牽合之說也

問堯舜之事三代因之三代之事至秦蕩然無一可傳者漢革秦天下安於漢漢之法度變於魏晉壞於南北其流毒至隋且極矣唐革隋天下安於

唐唐之法度其在五代五十年間天下不能一日守也國家開造之初盡去五代弊事而天下安之今之言者莫不遠引唐虞三代往往以漢唐爲不足言而不言之耳秦人開阡陌廢井田又破天下爲三十六郡自漢以來因之文帝去肉刑用髡笞之法自魏以來因之隋尚浮靡專以科目待天下自唐以來因之楊炎廢租調而爲兩稅自五代以來因之五代多故調兵於倉卒瓦橋之役患其不可用而加以黥面涅手至今天下二百年因之天下之言治者尚以漢唐爲卑陋不足法不知秦

隋五代之事古今未能去之也泥古者不足以隨時求便於目前者不足以復古泥古者書生也求便於目前者流俗之人也今天下苟欲者井田尚封建議肉刑變科目而鄉舉里選易兩稅而爲什一之法省州縣之兵而寓之於農以復還唐虞三代之事又何術而可

間說者謂三代更歷千七百年之長且久者以其有循環迭用之法夏之政忠忠之弊故商人濟之以質及其又弊也故周人濟之以文文至於不可用而其弊也不可救於是乎祖丘稷下堅白異同

之說起朝而爲橫暮而爲從從橫離合其亦何所窮而其爲禍也亦無窮故秦人低回畏忌而欲一切待之以刀鋸自秦而下習俗變遷聽其自爾忽然而爲經術倏然而爲節義建安七子浮夸未歇而何晏等輩已善爲泊然清虛之唱矣三代之天下千七百年之事如出一日根苗於易而發露於詩書有所不敢誣者我國家滌蕩五季斟酌百王禹貢之所未備呂令之所未述秘府之所未補曲臺之所未定至是皎皎然見於耳目之前矣比者論思獻納之臣且以爲藝祖太宗二百年来有以

固結人心者雖更靖康之難曾無一夫爲是不軌  
倔強之謀者是皆行仁之效也然而治道不能無  
弊欲使仁政久之而無弊亦在乎濟之以義且以  
爲崔寔政論欲以嚴致平而諸葛武侯之治蜀尚  
不免於嚴峻以所適者然耳又其區區所望於吾  
君必欲於宣帝之信賞必罰總覈名實憲宗之剛  
明果斷不惑群議將以引君於當道蓋在乎以義  
濟仁而偶有取於宣帝憲宗之事耳宣帝之即位  
四年親覽萬機而輕重低昂皆所自出韋賢魏相  
丙吉黃霸于定國之徒以寬通博裕相繼用事是

崔寔之立說孔明之行事在宣帝時似有所不必  
然也唐至憲宗威令復張擒劉闢執李錡而于頔  
且翩翩然不自安矣吳元濟所有淮蔡蓋三世矣  
然憲宗必欲討定之王承宗李師道欲沮之而卒  
不可調兵輓粟且至四歲之久而後淮蔡平今欲  
從搢紳儒生一切之論在憲宗時又有所不必然  
也商略時事而求其一得此爲儒生職分也居則  
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問周公作周官班固著百官公卿表范蔚宗爲百  
官志而唐之盛時又有六典凡職官所載與夫所

以更革繁省備矣唐虞以還隨時損益及至秦人  
姍笑三代而古法無幾漢興定三等之爵而大率  
因秦之舊自丞相二千石下至徒史斗食之秩凡  
十三萬二百八十五人較之周制損益爲如何也  
自建武以來務從節約如鹽鐵屬之司農次則屬  
之郡縣如水衡令長丞尉二十餘人並廢之又如  
縣之可省者至四百餘所吏職減損十存其一猶  
以爲未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去長水射聲二校  
尉當是時不聞有缺然不集之事隋之章程有所  
不暇而唐因之太宗定內外官爲七百三十員較

之兩漢其損益又如何也然正觀已有員外或特  
置或因事而置事已則廢或遂置之而不廢及中  
世以後盜賊兵興又有軍功之目以宰相而兼他  
官其餘可知也仰惟聖天子於禮樂法度重明又  
新之日而損益隨時不止一事張官置吏凡以爲  
民也今府臺寺閣六館曹郎皆有定員而名藩重  
鎮賓友僚屬又復鐫削可謂清心省事得夫損益  
隨時之義也然而入仕之流爲益費而在官之日  
爲益少此又必有端本澄源之說也唐虞稽古建  
官惟百夏商則又倍之周之制有三百六十兩漢

隋唐號爲繼周者其損益又可知以今天下酌以古道所謂百世可知也諸君必有知其說者

問以一人而臨四海以一日而理萬機雖若至繁有所謂至約者蓋得夫耳目之相用臂指之相應也漢初以御史督三輔元封五年始置部刺史周行郡國考察治狀繡衣竹符皂蓋朱幡其所以爲原隰之華者實非一事也周有九賦九式而漢有計相中都轉輸大農鹽鐵於漢爲舊事太宗嘗分天下爲十道或爲十五道其於遣使在景雲爲按察在開元爲採訪又以發轉運鹽鐵度支爲使者

之目是皆部刺史之別也國朝官制沿襲舊代漢化景德以平反獄訟視外臺爲甚重故以是名官其亦補漢唐之未備者明天子於國家閑暇之日圖回之方經緯之術求之甚至舉當今之務列而爲七事以責之守令而黜陟能否則摠之外臺漢以六朝問事唐之科目多至四十有四而勅令且三十若夫五術八計三科四賦六德五要豈非部刺史所當先者視今日之所謂七事何如哉幸剖析以對

問三代以來列國之大夫有已命或未命者漢制

諸侯聽自置吏而守相則漢爲置之如掾史督郵  
從事則又任之牧守自魏晉而下始有吏部典選  
之法晉人得一山濤而海內人物如枚舉而指數  
之魏有毛玠而時無鮮衣美食者不知何以得此  
也若以鑒裁爲任而未嘗進寒素黜虛誕特與時  
浮沉戶調門選則又何取於銓綜之法也比歲以  
來吏部入選視前日爲甚密未能屬文不善操弓  
蓋將望其涯而反也茲者以近臣之請謂歲月所  
積有紛然不同之例而弄刀筆者得以出入搖手  
於其間將掇其可用而鐫去其不可用者且爲成

編以傳之久遠不止爲一時之美意耳姓曆銓簿  
鈐鍵周密是可以久之而無弊乎有長名銓注之  
法亦可謂甚備矣然又定州縣升降資擬高下以  
爲故事未幾又有所謂循資格無賢不肖一歸之  
配擬其爲法也若滯而不通又何數百年可用也  
如魏元同張九齡沈旣濟又有如是根株纖悉之  
論學古入官儒生之職幸通前數事取其有補於  
今日者言之

問古之官人也與天下共之故其辨論之也詳始  
察之鄉中察之司徒大樂正旣而升之司馬司馬

又加察焉可官而後官之既官而後詔之太宰太宰置其宜者廢其不宜者太宰之所不及內史又從而加予奪焉嗚呼何其如是之詳邪漢以三府典選魏晉而下銓品人物屬之吏部然猶察之州郡辨之大中正未有官無小大一付之銓曹若隋唐以來者也職有劇易入有材否百官千品沓然群至而吏曹欲以歲月之久近官資之崇卑入次而官叙之此其爲利害曉然矣而自隋至唐不易其法官亦以理事亦以治此何邪國朝因隋唐之制而增損之銓衡高下總之吏曹而宰臣得以叙

進其尤者謂之堂除資格之外又有保薦二百年用之人無繆舉官無滯才沿習滋久弊端或開銓曹常員自非冗僚散地往往一切歸之政府上下相承漸乖清議薦舉取具員而已聖心灼然比敕銓曹悉還其舊內而臺省寺監外而部使者俾近臣得以公共薦之明資歷以重其選嚴黜罰以杜其私下至州縣保薦之法亦皆因其舊而申嚴之甚盛舉也諸君試即今日之事參之漢晉隋唐亦亦有得於此者乎漢之察舉魏晉之中正唐之銓以今視之孰得孰失限年資格之制課試之法



薦舉之考考之於古孰踈孰密必欲吏稱其職民  
安其業絕奔競杜私黨上稱明天子甄材別能之  
意又如之何則可

問堯舜之盛而以知人一事為所甚難者堯之所  
知者舜舜之所知者禹臯陶以吾之所可知而欲  
盡夫天下之所不可知者此堯舜之所以不自用  
其耳目而付之天下也三代以還公道未嘗一日  
不在天下也然而私意小智每出於上之人而公  
道之在天下者何為哉今天子以自誠而明之性  
以日新又新之德鋪張百為酬酢萬變且宵衣旰

食而退託於不自為之地比者欲令內而臺省寺  
監庶尹御事之臣外而侯伯部刺史各舉其所知  
者以內外為差其在唐虞之際所謂急夫先務者  
耳然而陳平周勃高帝自用之張行成岑文本太  
宗自用之以人物予決常在我不在天下也得一  
房元齡姚元崇者而賢不肖乃定似人才之長短  
又未必泛乎在百執事之人也臧文仲知柳下惠  
之賢而不舉以臧文仲猶若是在他人所舉果足  
為賢乎季札於齊得管仲與晏平仲於鄭得子產  
於衛得蘧伯玉史鱣於晉得叔向是其所得皆一

時之望者夫知人堯舜以爲病何季子曾不以爲病也反覆數者又安得敬然無所可疑哉辨說其所以然者偶或有補於廊廟此亦畎畝惓惓之義也

問知人一事雖堯舜猶以爲難蓋世之所難者在堯舜不可得而易也共工驩兜見於耳目之前者尚苦其知之或未盡其於百揆四岳州牧侯伯何從而盡知之乎臯陶以九德爲知人之要欲以是九者斟酌而用之其在庶頑諛說非可以爲德者於是侯以明之撻以記之則人之短長物之臧否

雖遠在千里之外如求之尋丈之室耳自周公以來所以治百官弊群吏者又有所謂八法八柄六職六計以官府都鄙與夫雜然之邦國非此則有所不舉也漢於中元二年更秦制爲太守以春行縣歲終則條上之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以六條問事漢以千石爲令五百石爲長所爲太守者即其治狀太守以二千石之重而部刺史又得以六條而黜陟之漢之法制最爲近古者唯此耳明天子若稽大猷垂精庶政以田里未安爲惕然宵旰之念間者大臣上故事以先正溫公所請八條欲

以爲部使者守令之責是其爲言蓋有關於治體者參之史牒其於郡縣升黜將亦有不出夫八條所謂者乎有虞氏之治周人之法漢人之制其視今日所以爲小大維持之具孰詳孰畧

問天下大物也內外之勢輕重之等昔人有取諸持衡者蓋欲其無彼此低昂之患而後爲得耳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稷契臯陶所治一官終其身而已矣周之六官其屬各六十較之古爲甚備寰內諸侯入爲王卿士至於井牧則使公卿出治之其在邦國猶吾寰內

也鄭武公父子並爲周司徒齊之強大則又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此成王周公之典數百年用之無或偏而不起之處也由漢以來二千石以高第入爲九卿有嘗曆九卿而綰郡章者館陶之貴爲子求郎且不可得則郎秩固重矣然千室之邑至使郎官爲之漢氏制法安得不爲近古邪恭惟主上總覽萬機茂揚衆俊其視中外有若一體卿監郎曹與夫郡守部使者則必使之更出迭入其於侍從左右之臣非由夫鸞臺紫薇諫官御史則取之藩輔之重資考之最者耳訓辭溫雅發自天衷

文華集卷三  
十四  
此誠百世不刊之法也正觀以來獨重內任而縣  
令刺史頗輕其選開元而下雄望之郡猶或少加  
擇人至於江淮隴蜀則有所不暇雖自冗官擢方  
面者皆以爲下遷往往視牧守爲斥逐之地因循  
之弊殆至如是唐之盛時名臣輩出其飛章激論  
切中一時何者爲多也稽參史牒發揮王言此儒  
生之職也願聞其略

問毛玠典選至有乘柴車過府寺者楊綰在相位  
至有徹園林損驪馭減聲樂者豈以激濁揚清爲  
銓衡之職進賢退不肖爲宰相之事乎奪見於此  
而好惡形於彼此其所以歆羨嗟歎不約而自合  
也以一時人物而爲當世軒輊此猶可言也伯夷  
之所以自處者其於天下之毀譽有所不顧是以  
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以西山一介  
之人而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  
也名公巨人與夫世之所謂有道者其視天下猶  
如反手况所謂康衢之問尺一之詔其滌蕩鼓舞  
又當如何哉明天子以慈儉爲寶而不敢自暇自  
逸十行細札爲郡國而下者蓋無虛月也且謂文  
王之時在位者有羔羊素絲之節此不待矯揉之

方不由勸沮之術今何修而得此也在淵衷所爲  
默識則又何患道德風俗之不如古也雖然猶有  
可言者漢之文帝衣弋綈履革寫視百金爲中人  
十家之產未嘗輒輕用之以文帝自律不能使斯  
民回心而嚮道者以俗吏尚多故也在文帝之世  
惟河南吳公以治狀爲天下第一其他則無聞焉  
耳若夫王成黃霸朱邑龔遂召信臣雜然見稱於  
宣帝之時杜詩任延錫光第五倫宋均之徒在建  
武永平之際其亦籍甚者也夫以文帝愛民如赤  
子而一時循良終不聞如是輩出又何耶是以其

身先之乎其在責實之政不可後乎通於當世之  
務者幸道其所以然

問同是堯禹同非盜跖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此特  
俗學常人耳天下固有獨是獨非者不求之言而  
求之於忘言庶幾有所合也楊墨塞路孟子辭而  
闕之楊墨學仁義學楊墨者是禍仁義也非孟子  
不知楊墨之爲害天下後世之言楊墨者實不知  
何者之爲楊墨也荀况氏作書以非墨子是必爲  
知孟子者又何併以孟子非之韓愈氏考信孟氏  
是必知墨氏之爲害又何以墨子之言爲無負於

聖人也孟子同非墨子同是可以是非求之耶抑  
不可以是非求之耶各以所見言之

艾軒先生文集卷之三

